

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



上海日记

叶辛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日记

叶辛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日记 / 叶辛著.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8

(当代文学名家长篇精品书系)

ISBN 978-7-5154-0717-3

I. ①上…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2892 号

- 出 版 人 曹宏举
策划编辑 王延新
策划支持 文钻图书·傅兴文
责任编辑 王延新
责任校对 康 莹
装帧设计 上海品亮文化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66572180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印张 1 插页 31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长篇创作之路

1975年深秋

连绵无尽仿佛永远落不完的秋雨仍在下，茅草屋里光线晦暗，灰色的泥土墙上留着秋季污垢的水痕，我趁着雨天仍在写作。

这已经是拂晓落户当知青第七年了。

房东家的儿子小水发，大名叫做匡发的，从公社邮局给我带回了一封信。看见我桌子上写好的一迭稿子，拿起束翻了翻，说：

“你写得这么辛苦，以后会不会出版噢！”

语气完全是怀疑的。

我用一句大实话回答他：“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看到的这些稿子，有一天会印成书的。”

他瞪大了将信将疑的眼睛，叫起来：“你这么有把握？”

我肯定地回答：“有这信心。我还相信，有一天我会出版厚本的英文版的书。”

小水发在公社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课文中有英语，他时常抱怨，当农民，学英语有啥子用？他还不喜欢我读书写字，放学以后，希望我和他聊天、摆龙门阵，要不跟他上山坡

去玩耍，抓鸟雀儿。

2016年5月18日 22:56

澳洲的网络上发了一条消息。全文如下：

叶辛小说《孽债》英文版在悉尼首发成功

2016年5月18日，澳洲华人迎来了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喜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抵达悉尼，应邀前来参加澳大利亚悉尼作家节活动，出席《孽债》英文版的新书发布会。

会场在悉尼CBD最大的老字号文学书店，出席发布会的有西悉尼大学副校长赫尔斯斯教授，人文学院院长彼得教授，出版社社长印迪克教授，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张英保文化领事，悉尼怀阳市长伊顿先生和夫人，澳大利亚中国知青协会会长李素文、名誉会长许昭辉、孙晋福等。

澳大利亚中国知青协会的知青和华人华侨都慕名前来，给以到场祝贺。知青机

嘉賓們踊躍的買書，讓叶華老師沈吟篤定，
場面非常熱烈。叶華老師的新書發布會取
得了圓滿成功。

《雄債》英文版由西悉尼大學、SBS
電視台總字幕師韓靜博士翻譯，澳大利
亞最大的文學出版社Giramondo出版發行，
書名為《Educated Youth》，封面採用了“叶
華青年時期在貴州拉手風琴的照片，上半
部是風起雲涌的天空，喻示着波瀾壯闊
上山下鄉運動造就了一代知青。《雄債》
英文版的發行是中澳文化交流的一個重大
成果，對於澳大利亞及西方讀者，還有我
們的下一代了解知青的歷史和故事有着重
大的意義。

網絡上同時配發了26張照片，把書店里擠
滿了讀者，許多社團的華人、華僑的情形，傳
達給了網絡讀者們。

抵澳生活20多年的黑龍江知青孫永新告訴
我，書店經理一再對他說：想不到，想不到今

有这么多读者到来。我们书店搞作家的新书首发，就是来七八个人，大家围坐在一起，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聊一聊，喝点咖啡，让作家签个名，然后就散了。

我得实事求是地说，首发这天挤满在书店里的读者，约七成是华人、华侨，三成是澳洲的白人。

我以为接下来的两场活动，可能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不像我预料的。

2016年5月19日 23:08

隔开一整天，19日的晚上，网络上又发出一条消息：《孽债》英文版悉尼受捧，一日内首批书籍销售一空 全文仍照录如下。

今天在悉尼北区的车士活图书馆(Chatswood Library)举办了中国著名作家叶辛先生在悉尼《孽债》英文版发行的主题演讲，悉尼的读者对叶辛先生“孽债”英文版充满兴趣，网上预约报名参加人数超过限额，会场人数爆满，演讲过程中作家与读者互动气氛

提到，《孽债》小说不仅中国人喜欢，英文版也受到外国读者的追捧，他们也想了解更多知青历史，大家争相购书，排队请叶辛签名，首批出版书籍在一天内已销售一空。

讲座由悉尼国际作家节凯斯女士主持，她首先向读者介绍了叶辛先生以及《孽债》英文版的翻译者韩静博士。

现场播放叶辛先生生平的纪录片，由韩静博士制作英文字幕，片子讲述了叶辛先生知青时代及其写作之路，全场观众看得聚精会神。

叶辛先生向读者讲述了《孽债》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故事起源、构思的意向和情节的创作过程，韩静博士做现场翻译。

悉尼的外国读者们从澳洲社会和生活理解角度出发，就什么是知青？为什么会有上山下乡运动？知青时代教育资源是应缺乏等各自关心的问题，向叶辛先生求答。

叶辛先生逐一给予解答，既深层次的

帮助读者解析问题，又不乏诙谐风趣，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场听众对叶辛先生的小说创作感言和问题解答报以热烈的掌声。

同时配发了现场的17张照片；在场的观众百分之九十是西人，华人华侨仅占了百分之十。

2016年5月22日 20:23

三天以后的5月22日，网络又发出第三条和我有关的消息：著名作家叶辛与著名作家贾佩琳悉尼对话，因也和《孽债》的英文版有关，全文照录如下：

为期一周的悉尼作家节(Sydney Writers' Festival)是全球最盛大文学节之一，今天在美丽的悉尼大桥湾作家协会4场，中国著名作家叶辛先生与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贾佩琳进行了一场文学对话，叶辛的侃侃精彩动人的演讲圆满成功地结束了在作家节的最后

一场对话，他的三次演讲均受到澳洲文学爱好者的极高评价和认可。

今天的“对话叶辛”活动是收费的(每张入场券15澳元)但出乎意料的是，慕名而来的几乎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本地的文学爱好者，全场爆满。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贾佩琳(Linda Jarvin)主持了这场对话，她是一位有名的中国通和汉学翻译家。《孽债》英文版的翻译韩静博士担任现场翻译。

贾佩琳女士先向大家介绍了《孽债》这本书，并依据她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就这本书的内容、环境和叶辛先生本人的经历提出了一系列深入而又尖锐的问题。例如，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一种状况？一种历史背景下？使得那些知青可以舍下丈夫、妻子和孩子而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返城大潮中去。这是不是跟中国传统的以家为重的家庭观念背道而驰？叶辛先生从知青运动的始末，当时的城市差别，返城政策和相关规定、上海的生活环境和压力等方面，

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澳洲的读者深深感受到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对话过程中，作家们还就伤痕文学及时代大背景等问题进行探讨，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听众提问举手的那非常之多，积极性非常之高，最后主持人不得不限制每个人提问时间，遗憾的是仍然有很多举手的听众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提问。这是一场高水平的文学与思想的对谈，韩静博也非常专业的现场翻译，准确快速地表达了叶辛的回答，真可谓天衣无缝，非常圆满。听众们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活动结束后，叶辛先生还接受了悉尼文学文艺广播电台和澳大利亚国家电视台SBS“事实栏目”的记者采访。

报道配发了现场的三张照片。

41年过去了，小水发，当年房东家的儿子，今年已经五十多了，他还是一个农民，我们仍保持着联系。我把以上新浪博客的三篇报道，

都转发给了他。

他很爽快，及时地回复我：“当年你没胡扯，今天你如愿了。”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当年以为我的话是胡扯。

其实，在《孽债》翻译成英文版之前，我也有过作品译成外文，中篇小说《玉蝗》翻成过英文，《家教》译成斯瓦西里语，部分散文、随笔曾翻译成英语、日语，《孽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越南中央新闻社的吴彩琼女士翻译成越语出版。《陈陀分门》《孽债》两部书，多次被告之要翻成外语，但是始终没有如愿。九十年代时，一对美国夫妇曾动手译过《孽债》，前后历经三年，最后给我写来一封抱歉的信，终于放弃了。他们甚至还给译成改了名“五子寻亲记”……经历了这一切，看到厚么一本《孽债》的英文版放在眼前，并且进行了首发活动，我终于忍不住把这几条书讯，转发给了我的农民伙伴袁玉发，不是向他炫耀，只是告诉他，厚么的英文版的书，出版了。

我也想借此告诉所有的读者朋友，长篇小说的创作之路，长篇小说的走向世界之路，是艰辛的，漫长的。

也以此作为这一套长篇小说丛书的序吧。

2016.6.12. 澳洲归来于上海

叶辛

内 容 简 介

《上海日记》是叶辛近年来继创作《华都》之后，精心打造的又一部创新力作。与其过去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创作重心转移。作者把目光瞄向了改革开放以后，千百万涌入大中城市的外来移民、新都市人，着重描写了一个从贵州偏远山区来上海求学的大学生全小良，怎样由一个农家子弟努力融入上海大都市生活的故事。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展开，讲述了主人公全小良在大学毕业之后酸甜苦辣、跌宕起伏的经历。他努力工作一心想做出成绩却被单位辞退；他青梅竹马的美丽恋人苗杉，终因生存的压力和对爱的失望而嫁给他人；他满以为以自己的年轻帅气、才华横溢和忠心耿耿，博得了富姐的欢喜与爱情，从此可以过上奢华如意的生活，成为一个所谓的“上等人”，结果却遭到富姐无情的报复和抛弃。小说的人物命运一波三折，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充分展现了当代新上海人丰富多姿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喜怒哀乐、困惑烦恼，以及他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这些日记，都是我当时匆匆忙忙记下的，像每一个人的日记那样，随意、简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求的是真实。无非只是要记录下一点生命的感受和体验，记录下作为我一个来自贵州山乡的年轻人融入大上海都市生活的足迹和感受，自己看得懂就行了。

可是当我在上海这个让我欢乐、让我忧心、让我充满信心、让我恼火、让我无限烦恼和悔恨的都市里经历了那么多，眼下又因失业重新翻阅这些日记时，我突然地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历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个细节那么清晰、那么生动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决定趁着这一段人生的间歇，充足的时间，根据这些潦潦草草记下的日记，把它们重新整理，补充当时当地真实的情绪和心理活动，再详写一遍，使它成为一个值得留下来的东西，献给和我有着相同经历的男女伙伴们，献给和我一样经受过都市漂泊的年轻人，献给饱尝过种种酸、甜、苦、辣的同时代人。

真像大学里一位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对我说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外省农家子弟，思想、感情、追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融入现代化都市的过程，本身就是十分有意味的事情。中国过去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故事，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非洲乃至中东一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中有过这样的故事，想一想吧，光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二三十年，就有三亿多人闯进了都市，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就是千千万万个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都市人的写照，把这一切写好了，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是的，抬眼望去，表面上看来，上海还是上海，现代繁华中透出炫目的时尚，灯红酒绿中摇曳着迷人的色彩，富丽堂皇里显示着傲气。百业纷呈，生气勃勃，热闹喧嚣，似乎和早已有之的上海没什么差别，甚至于比以往的上海更大气，更壮丽，更流光溢彩，更能让人产生梦想，更有诱惑力。金钱和奢华的诱惑，精神和物质的诱惑。但是，只要和人们一接触、一交往，就会发现，上海有着那

么多像我这样寒伦的外来者。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打工、就职、挣扎、晃荡，尽力维持着起码的体面去求生、追求、奋斗，乃至发迹或迷失，时时像我一样感觉把握不准。

在整理、润饰日记的过程中，我对社会学家的话，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其实我到上海读书，整整四年了。但我的日记，却是从大学毕业时开始记的。那都是因为我的好友孙世杰的变态杀人引起的，他突然发疯般杀人那一天，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太厉害了。

白天我尚能在忙忙碌碌中对付过去，到了夜间，我久久地睡不着，久久地睡不着啊！只因我们两人命运几乎相似。我们都是从贵州大山深处一个叫缠溪的地方走出来的，我们出生时，那里叫缠溪人民公社，后来又叫缠溪乡，近年来由于赶场的街子上越来越热闹，楼房越盖越多、越盖越高，马路越修越宽，像一个小小的城镇了，听说又要改称缠溪镇了。不过，不管它如何改，自古以来，缠溪两个字却是改不掉的。

在缠溪那个地方，那个我们出生并一起长大的家乡，我们一起读的乡村小学。哦，我的眼前经常会浮现出我们小时候踏着弯弯山道上厚厚的泥泞去小学校读书的情形。我们又一道在县中住读，那学校拥挤、昏暗、闷热的宿舍里头，一年四季都垂挂着晾不干的衣裳。这一切，现在想来都历历在目。更为难得的是，我们双双幸运地考上了上海的两所大学。遗憾的是，这样的幸运，我的恋人美丽的苗杉也得不到。真的，孙世杰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不为他记下一点什么，我觉得自己心灵的压抑就无法得到释放，夜里更无法入睡。于是，在他杀人后被抓的那天晚上，我就试着往本子上记下一点什么。哪晓得，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写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连我自己都吃惊，我会断断续续地记了这么多。

1

死亡嘛

怎么可能

我们都是这么年轻

你却这样早

这样突兀地找上门来